

碼七 四角八半 四

復聚油房香油大減價

本號自辦真正小磨香油出售
衆不同尋常茲正逢舊曆
元三斤十兩每斤六兩發主顧無不贊許誠爲便利顧客起見特
開張前外虎橋大街電南二八零一

國養精神
民成療神
精會養院
神會養院

專門精神治療不用藥物針灸日醫藥不能治之
症精神治療皆能治之手法穩速十分鐘立見功
效諸遠客可用隔絕療法專治各種精神病各種
神經腦腎病耳病眼病各種癆病婦科諸病以
及各種難言惡症離奇惡癖

院長史損之主任賜孔書
地址

神武門西大街作南口七號電話東四〇二三號

立見奇效另有詳單經傳處前門大街德仁藥房西單牌樓英美藥房亞洲藥房
 華北各藥房外埠函購加郵費二角向北平廣安門內崇文門前街五十六號
 專門眼科
 服內重光丸每盒四角
 濟世大散四角
 救世小散二角
 普救散二角
 外普救散二角
 地址東安市場內三大街
 電話局九〇二

花柳之毒最易傳染患者每多耽延礙誤失療治之機漸漸加重或求速愈誤服毒藥致生各種症候重症不獨已身被累且恐傳染妻子女此至所關最切不可不預為波克德大醫生有鑒於此研清血毒草丸此藥性極和平不寒不燥故林間一切血毒花柳各毒不論男婦老幼以及小兒胎毒頭部生瘡月屬一切毒症服之無不奏效實為清血毒之聖藥也主治列後

楊梅結毒 喉頭梅毒 傳染梅毒 遍身紅疹 魚口便毒
梅毒入骨 小便滑瀉 胎毒痔瘡 下疳橫痃 癰疥癩疥
魚口便毒 婦女子宮紅毒 小兒胎毒生瘡 各種淋瀝 癰疥癩疥

每盒大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亦能代價外加郵費二角

北京總經理：市口德法大藥房 電話南局四三

[illegible]

大報陽曆元旦之增刊用上海等紙精工極為美觀而所費之圖目並片又為舉世希見之品短篇幅文字亦皆一時名貴之作非實心之畫墨可珍藏傳久惟因製版印刷成本太重大電不能不酌取報費以限制刊欲得此項增刊者請自即日起至西曆一月一角費或本報元旦增刊部預定出版之日即寄差按日送到(長期訂閱本報者或預定或隨時向送報人購取均可)印數有限定者幸從速焉

苑

繡髻 見後漢五行志

樊山

綠林○馬○迭○相○仍○錦○繡○彰○身○頗○自○矜○巾○帽○笑○遺○生○仲○達○後○
 頭○高○屋○亦○峻○贈○
 捐○竿○草○澤○爾○何○能○作○婦○人○裝○笑○不○勝○此○服○配○他○于○莽○情○禿○

來惟有臥龍能
鰓王鼈相勃然與堅子何曾識錦繡世祖起兵牛背上加
身誰與襄黃綾
將相俳優可作朋服章妖異氣羣陵漢家看盡魚龍戲別
有真人白水興

月上栗主限尤

仲

無子本主遂偕入湖聖黃文節公福道光間呂人移奉
近墓之交蘆捲閤室若上姬朱滿嬪月上之主榑焉
奉祀宗支哭饋周靈氣晚寄碧湖秋一年先死者溪女腸
斷宜男結子榴月上沒於乾隆壬戌先徵君十年徵君晚年再暢揚
月上納劉姬而配之不妄其世而去遂以快快失志

總帳幕落幾多愁栗主他年問米樓歌吹竹西羸一覺猶
 憐月十柳梢頭吹殘年憶竹西歡情已作絮泥道隱林寄調吳樊謝絕揚州詩
 大紗淒斷小紗柔宵夜同歡一十留雙葉碧湖看月上蔣
 山不見使人愁交還飛燕徵君配將婦人之主有人議補書合祀又雍正乙卯徵君重客君溪寓鮑氏溪樓卽於是納流

月日申初後同遊
碧浪湖作碧湖雙翠圖

梁主湖祠幾度秋詩人死尚傍溫柔香梁塵滿無題字春

題張家藻子畫

筆

便佳夥雜鈔

目眺之樂。又無確費可供尋繹。

公園之爲公園。其前途決宜稱實。

適作此爲公園。言其一變於

北海四變考

遼金元明再變於元明。三變於清。四變於今日也。(一)遼金時遼北有宮殿。石砌塘坊以幽州行樂之地。其廢還不可謂不大獻遼。太宗至自南京。備法駕入大獻遼。御元和殿。行入開儀。

不。好古。官商大半以園囿爲笑石碧樹巖幽州。即有元和昭慶

刺戟。茶肆烟突。雜然並陳。游等殿。則北京有宮殿。不始自遼人矯首。但求避暍就涼。一試其可知也。蓋范陽自安史起兵。已

誌異

黃鼠狼知非

買某居吾邑之兜余村。生有鴉片嗜好。不事生人業。良田連阡。皆化爲烏有。本村人知其貪如鯨魚。無敢與之交接者。每日煙癮犯時。只得投奔他處。風雨無阻。距兜余三里許。有一村名巴家寨。村中有巴某。設立煙館。開燈接客。買即常來往。村邊有屋數椽。屋後係一荒地。人道罕到。賈以投奔煙館。本非體面事。况又在鄉村。相識多矣。雅不欲自大街行過。惹人說短論長。於是繞道從屋後僻處經過。是日賈行抵屋後。遙視屋北有人舉動。有一物手舞足蹈。作人狀。蹣跚屏息窺伏燭行至前。君非怪物乎。一貫鼠狠。而向窗戶坐。前兩足正在牆間。翼張其不防。急以石投之。鼠狼負痛而走。聞屋內人曰好矣好矣。賣當時弗解其故。至烟館始知屋內王姓婦。爲邪物所迷。據云正任姙胎。頃道時候。忽然清醒。賈即告言。知斯物作祟。然則猶了無休矣。欲將其害而不問見已。即將賈妻挾去。不同意見。賈謂爾我素無仇怨。緣何毒打。我不理。詞曰財微之事。自不知耶。旁觀音前來排解。問王究竟因何打賈。王對衆曰。吾妻適在門首。睹吾賈調戲伊。吾是以打發賈耳。賈聞之。竟忿恚詆毀汝說者。此亦不見汝妻既保汝說者。此亦不證。可請汝妻出。當面對質。王至家便使其妻出對證。併言方纔婉轉之語。實不承認。詢其妻愕然。謂我何曾見過賈來。賈亦何會關顧過吾妻。按此話彼何說起。王復詢之。家中人曰。尪翁婦未出門。王主自知打賈理屈。肉弄已孔產舟難測之。役使八萬萬。吳夫四十萬。始天德元年至貞元四年告工。移徙無四。吾昔言中國宮殿。近代以金爲貴。非銀鑄也。彼既取法於中原。又圖繪尺寸。則液池之制。宜有所仿。蓋吾國都城歷代皆有液池。今益州必領地陵壁。引水以爲太液池爲別苑。而瓊島上之必增習以比擬舊之。并乃建築都城上之一定原則。至于遺山詩所謂廣寒殿。本在山嶺。金靈退筆記稱今殘石環雲。猶刻寶物。及廣寒殿字云云。尤可資證。此實今日北海最勝處之原始也。(未完)

特因襲之耳。既有宮殿。必有庭沼。北海唐時作何狀。確不可考。以意揣之。必有琉璃林泉。以應園己家廟作苑中。有廣寒殿者。禹開爲那律后統殿。或祖命留之。爲世奉祇祀。宣宗嘗爲之記云。宣宗記念未見。後來考古者。雖訂遼蕭后之貌。然謂爲景帝李宸妃之誤。必然非無所照。宣宗所記。亦必非虛。西神語云。遂後核敗台址。在太液池東小山塔寺一名還華島。即今日詳明。如今讓一步言。敕台設非盡可信。(按送后梳妝台覓見於元運山集故此非無疑)願液池之始。必有玻璃。瑤島之先。必爲破塘。遠時或有建築。金人得因之而有善安宮。此則斷斷平可信者。陳其年有滿廷芳詞云。細柳輕衫。西風南苑。偶然入金溝。道勞指點。遂后舊藏樓云云。與西湖說出一下車傳聞必出於有因而歷代建置。大半皆出於因襲。北行宮。及金之中都。則羅較大。今之西苑。確在北苑之東北。今詳述之。金地志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後爲壽安宮。明昌二年。更爲高寧宮。宮有瓊華島。大宮建於大定十九年。又元山集云。瓊島在太液池中。皆疊石爲之。其積古焉(白口古殿見爲遊之覆)。結翔起。周迴綸繡玉檻。重而上。榜曰廣寒之殿。相傳太后梳妝台。又寫瑪瑙通金台案。有敕台所製。其在朝觀後。妃常與章宗露坐。外配。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台。本金食物也。又爲遂后梳妝標模。又高士奇金燕。每石一推權若干。俗呼爲播石。此外大金圖志史等載。所載宮殿尚多。恐悉若右皆金之北海考証。其足闡前者。北京構造及金始告完成。史稱海陵創制度。至閻叔舒短。

事
洪稚存

牛力狂放不羈。里有迎新者。先生戲與同輩約。潛青蔬。病復馬桶而過。適湖分某出署夜巡。猝相值。生惶急。不及他遁。及退。中踞坐馬桶。便溺狀。見之者笑矣。且不知為先生也。令詰狀。先生對曰。汝腹利不如。而馬桶新製未用者。自令人。幸旁有識先生。為白今日。此洪秀才也。釋釋。以是有馬桶秀才之稱。

同輩戲呼為洪馬桶云。京師劉世門風詠與同。一日。語先生曰。請舉君試屬對。先生大笑曰。有遺囑與家人。盡急語生啼曰。一死無所恨。惟錢有維城召我吃餚食。設醕。此生之恨。當能忘者。茲為爽然。當草上二書時。閉戶獨居兩晝夜。祇使家人知既上。乃告家人曰。為東裝。我將遨遊。既而下獄。不數日。遣戍伊犁。

狼狽篇

翁麟峯

有猷。狼族也。宵狼乎。遇猛獫狁。其名爲狼。手持。人無生過者。弋焉。

語記夢

無何至一處。崇台華屋。額王若居。少憩。有戎裝丈夫請升將台。點校將士。旌旗蔽日。前驅。軍士裹糧而饋道軍容肅肅。號令嚴明。如茶如火。聲威甚壯。約行數日。有武士致辭曰。已至某界。同日與敵交鋒。請授機宜。余卻驚地戰慄。令某某為前敵先鋒。攻其虛。某某為接應。某某官埋伏。某某宜佯北以誘敵人。布置已定。前敵奮勇上砲火互攻。燐震林木。小有勝負。又四五日。我之埋伏師。被獲好走漏消息。敵人未中是計。包抄我後。焚之賊奔我寡。力已不足支絀。余復激厲將士。易以反志。俟再接再厲。短兵相接。死亡過半。賊勢浩大。我軍敗北。護衛武士竟一戰馬來與余乘。余欲效命戰場而去。武士曰。國家勝負。古之常理。某嚮向有數軍。不妨再擊賊。余棄馬行。賊軍復大至。將余圍襲。斯時也。賊以槍棍余命立斃。復有人剪髮余了。度無餘生。

[illegible][illegible]